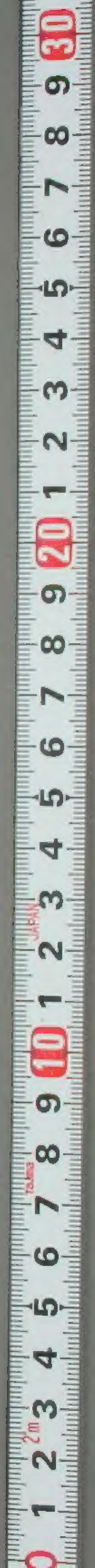


元亨釋書

七之八

廿本六貼



东福寺
開山圓尔



元亨釋書巻第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二

慧日山辯圓

釋辯圓字圓爾以字行姓平氏駿州藁科人母稅氏夢舉手採明星光因而孕其後常夢青衣之女相隨從母疑怪詣郡之久能山堯辯法師欲決所疑先見壁間有畫像與夢女無少異則問曰此像何神辯曰大辯才天女

也母曰妾有身而夢此天女常相隨何辯曰
胞中恐聖子乎蓋天女侍衛耳母喜而曰產
若無恙願投師不敢置塵中也至九月胎中
有聲建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時生金光照
室適新雪鋪庭明年冬天雪見指雪問母是
何母曰雪也兒曰我誕時有此雪五歲母蹈
先言入辯之室過十齡早學台敎一日廁上
觀講席至故四諦外別立法性之句講師滯
礙兒進前解釋詞義渙然講師嘆曰是處前

哲猶病童稚樓辯殆乎宿習與時年十五次
歲終三大部十八薙髮於園城寺登東大寺
戒壇又入洛都潛聽外學一日猛省曰我居
講肆雖研究大小權實徒筭沙而已乃出三
井徃野州長樂寺從榮朝問別傳之道朝者
建仁西公之上足也初而得敞虛室禪門大
戒之圖爾就而受之兼瑜伽三部之灌頂經
年而歸久能山有見西闍梨蘊密宗之秘印
見爾欣然而全付焉益臻秘奧爾游相陽寓

壽福寺住持行勇建仁之徒也爾講叔姪之
禮勇請待甚渥有了心者其從之彥也精首
楞嚴啓講於客位爾預聽屢加難問心煩解
荅爾思念今其東方學者以心爲魁而淺易
如此我其詭寄哉不若入宋地自是企遐涉
之志鶴崗八幡神祠開八講席講衆以爾之
深敎藥延爲證義有頼憲僧正園城之義虎
也時稱三井大鏡與爾徵詰憲屈爾笑而曰
久嚮大鏡是鏡非鐵者恐瓦乎一會作色憲

顧衆曰莫訝也是智人之言又指我瘕瑕也
爾看大藏四更涼燠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
而著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先寓城
之景福律院聽月宗主之開遮不幾入天童
山禮癡絕沖漸達都下跨天竺寺月栢庭門
質從具之旨栢庭證前學即授台宗相承之
圖并付自撰楞嚴楞伽圓覺金剛四經疏鈔
於時笑翁堪領淨慈石田薰主靈隱爾徃來
二開士之門適寧退耕典北山之賓與爾善

語曰輦下諸名宿子已參遍然天下第一等宗師只無準範司子何不承顧眄乎依是登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未浹旬侍巾瓶晨昏參請優柔飫厭會中皆大龍象也保寧覺即菴掛牌開室曰東山慧西巖爲兩板首爾周旋三老而請益倫斷橋智別山一環溪敬簡翁源靈叟圻方菴寧无菴曇希叟之儔預辨衆事爾咸莫逆頗受磽磨之功五峯煨餘佛鑑坐瓦礫場轉大法輪然天下指凌霄爲甘露

之正門蓋又得人之多矣敬叟簡棲飛來之北礀望高一時爾往謁北礀曰徑山執不立文字之柄拂你知解之塵吾猶何言乎延爲上賓佛鑑從容語曰女學海浩渺比來我竹篦下一時乾枯佗日歸本國必於無涓滴處橫起波瀾豎無勝幢發揮吾道須踵從上乃祖遺芳永利未來際淳祐元年四月辭佛鑑鑑出密庵師祖法衣并自贊頂相與之諸友送至山下特湘絶岸欽雲巖二人眷眷來行

在仲夏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
辛丑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大宰府
有勝藍名觀世音寺歲首行驅儺其日捕寺
之四傍路人頭蒙鬼面身披彩服名爲儺鬼
引過殿庭此夜闔府男女入寺打是鬼爲驅
儺鬼甚困極國俗自昔有之以故觀世音寺
四畔此日無行人他州旅客往往來此就捉
府之横嶽山有湛慧明顯密多異迹適過是
境僕曰今日觀音寺驅儺也師恐遭追捕乞

從別路慧曰戒德之士豈有之哉果執慧行
鬼事初大相國藤道家爲天福帝外祖德望
重當時三子皆登宰輔其第二子良實時持
鈞軸奉佛甚勤元聞慧名其徒勸慧起藤府
訴鬼事藤相驩慧來諮詢宗教酬酢詳明宗
門顯密出入泛濫藤相大喜白大相國大相
國延見果如藤相言大相國問曰上人師誰
得此智辯對曰我師圓爾頃者入宋得徑山
佛鑑禪師佛心宗正印見今住崇福承天兩

剎唱直指之道相國猶稱我況我師乎大相國乃使使招爾二月入京師大相國於光明峯別墅延爾問道恨相知之晩也就而受禪門大戒兼秘密灌頂正嘉元年寛元上皇於龜山宮受禪門菩薩戒留宮七日敷宣法要上皇自持黄金扇與爾帝者之手授古來寡儔也文永九年上皇不豫勅爾侍病陪宮逾旬十年冬天子敕藤丞相實經大相國第三子圓明寺召爾受禪門菩薩戒建治元年文應上皇於龜山宮談三教微旨二年寶治上皇受菩薩戒文應上皇又入宮問禪要藤相國兼經屈爾講宗鏡錄夕會性相碩師爲聽徒圓悳回心守眞理圓皆一時之英髦也筆下指爲未曾有勝集近衞藤相國受菩薩戒堀河源大師詢三教大旨爾述三教要略呈之菅諫議爲長世業偉才爲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旦也隨時陟降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矣是搢紳之耻也常奮之聞爾之粹於釋門頗志抗

衛大相國聽菅之言欲見其能爲異白與爾
道話莊嚴藏院諫議來謁大相國爲地也寒
温已大相國曰菅公本朝大儒常銜釋厭儒
今兩雄相遇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
事儒術是不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
中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授爲虛設焉
以故其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
葉強弩之窮矣雖不穿魯縞猶以系受稱釋
子以釋倒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

乎諫議箝口而退謂人曰我欲與爾師角道
義彼以世系爲言也而我已陥重圍中耳爾
赴相州館龜谷山副元帥平時頼延府裏受
禪門菩薩戒平帥問曰今諸方説法各別或
曰妄心緣起而有生滅眞心不動不生不滅
或曰大疑下有大悟或曰學者須看念起謂
之回光返照未審那箇親那箇疏對曰這裏
何所在説疏説親師曰豈無方便爾曰説似
一物即不中師領之而已又乞衣曰願莫忘

弟子之外護文應元年寧兀菴入朝平帥於
菴有所得寄書於爾爾曰弟子見兀菴始知師
之鉗鎚妙密也延曆寺座主大僧正慈源時
時問顯密奧秘睿山靜明聞爾善台教諮四
種三昧兼探別傳之旨爾之剖析皆明之所
未聞也明登聽爾曰子未精教觀況我佛祖
單傳之正宗豈義學之所跂及哉明伏膺甚
自此來往無間依時至論相絕二待爾示以
宗門關捩明疑情頓釋起而作禮垂淚曰若

不來見和尚安得窺佛祖玄樞從今世世願
不失針芥相宗之尤者良遍稟爾解銓撰眞
心要訣三卷就乞跋語三論之首圓心問二
諦之義以爾荅爲準初宋淳祐辛丑三月一
日五鼓佛鑒召圻爾二侍者燒香而語曰今
夜廣澤龍王(徑山土地)告汝等二人化導時至龍
王定不食言矣圻女近白必有專使不得拒
辭爾女早歸本土提唱祖道便授親書宗派
圖曰是爲傳法之信其圖畫世尊拈花像於

上左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其下南嶽以降
迄無準五十四世不括横枝的的繫列系其
終者曰久能爾禪師并付法衣竹杖翌日方
菴果得定慧之請是以山中諸友固爾之本
邦化行又嘆神龍之不徒也爾泛海風浪蕩
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麗國
耽没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
艙二舩已没爾所乗舡忽有一女人怪之爾
問曰宋舶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

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隠故無敗佛鑑
臨別自書敕賜萬年崇福禪寺八大字囑爾
曰女寂初住院以是爲額爾受已白言他時
若庇身茆廬或掲崇福名敕賜二字豈我之
有哉鑑曰女氣宇必爲王公欽崇女只將去
不得避遜也爾携而歸先是湛慧就横嶽山
建精舍開爾歸即日來請入院開堂仍以佛
鑑所囑崇福爲寺號至此合徑山神龍之言
也爾通嗣書於雙徑佛鑑答書略曰嘗聞曰

本教行甚廣而禪宗未振今長老既能竪立
此宗當一一依從上佛祖法式又頒行下
語要甚愜老懐肥州湛慧者與爾以疏請
宥挽寺三歳而歸領衣上山寺及爾還改禪
林請爾開山自居板頭仁治二年秋謝國明
於博多東偏創承天寺與爾領之佛鑑聞新
寺落書承天禪寺及諸堂額諸牌等大字寄
之佛鑑書法妙絶故有此送寄府有智山寺
在西州之大講肆也嫉爾之弘化欲毀承天

新寺執事者聞于朝寛元元年敕賜承天崇
福二刹為官寺而息有智山之鑑寇爾乃高
揭佛鑑所書敕賜大字又協鑑之遠識也爾
已入京大相國御於城東創大伽藍宏構鉅
材為都下之冠嘗曰我亞洪基於東大取盛
業於興福故名東福寺俗呼新大佛未成光
署爾住持立為禪刹寛元四年大相國以東
福洪營晩成先立普門寺開堂令爾居建長
七年東福開堂正嘉元年平副帥再招爾入

相白皇子征夷大將軍領洛之建仁二年擁
之建仁火後諸堂悉然爾復佛殿雲堂丞丈
舊觀文永八年總州別駕源氏建寶相寺參
州延爾爲第一祖初大相國迎爾開法崇禮
優異親書聖一和尚四字授之于時國政自
吾出故與此号蓋擬唐代宗賜徑山欽國
一之例也夫人准后本朝貴婦人賜准后号蓋位比皇后之佳稱也
亦聞法要自稱女弟子寬元二年秋還長樂
幷故里觀省本師及母氏大相國差備中刺

史行範爲宿衛夫人脫羅綺珎服老母之貺
至長樂禮本師榮朝朝拒而不受曰公已傳
龍淵正派我豈堪拜哉只喜長壽再得相見
龜谷山榮西創之禪規未全爾之重入相陽
平副帥命行叢矩於是住持處偏室爾南面
而行事鐘鼓魚板一時改響蓋以爾之遍歷
臨安諸剎請熟儀法也文永六年敕領東大
寺幹事曩正嘉始有是授辭不受至此朝旨
嚴切而不得已東大之幹以周州元甘賚州

務贍饒庸緇僧之視刹息功故撰名宿當此
任亦國法也以爾之道望朝廷強授及主尊
勝大王法成等寺化皆德廣所覃也弘安三
年春示微疾入夏重移常樂庵文應上皇遣
官醫脉病圓明亟相入山問疾輒經信宿秋
少差衆皆喜爾曰霜葉暫休零豈久之乎十
月朔鳴法鼓集衆於庵視聖畢宣出世始末
詞激切終召大衆曰卻後十五日當還本寺
法堂寶華王座上說末後句入大涅槃便下

座十四日晚命侍僧昇歸寺俊顯等曰和尚
老病淹羸舉動風吟恐不便身相議而不許
望且兩序耆舊詣菴問訊爾曰我今朝欲於
法堂入涅槃而俊顯等不聽公等願與我踐
寺夜首以十同熱議至暮普門幷曉爾性三
弟子乞禪頂授之十六日曰灑掃房宇殿閣
客來黃昏黑越後之無備至爾之徒往問者
世聽爾病馳省爾披安陀會而坐僧燒香作
禮爾曰寂後相見致九拜俾還泣爾曰相別

二十年與傳曰十九年耳爾微笑曰子未知滿數也又曰我去望還本寺法堂欲留涅槃諸徒不可以到于今而與子相見旦暮矣然我不出今夜而已又馳使圓明丞相告辭又之又曰今幾時侍僧曰卿雞唱爾乃上禪倚諸徒乞遺偈使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傳投筆而逝窆壙之後林竹變白摑樹自枯爾心豁如而性諧調雖沙彌童行相爾安可見悲接之一端矣當其備唱

嚴毅不可犯宏辯無礙性相講師來探別傳爾先詰其所業彼早屈爾曰子未委教乘豈堪聞直指乎以故伏人者多而禪化成不然講徒蠹蛀殆乎不遴焉嘗舉倡理致機關向上三宗旨故臨亡夜爲無傳語之其道契大相國之深矣故其嗣圓明丞相又如父焉其疾病時丞相自作告文禱光明峯廟延爾命其契密如此秋初病少愈者丞相之懸識乎文曆初高麗國王聽爾道譽附貢舡齎書幣

求法語爾曹宗教之大旨以答之爾商舶來
往必信於雙徑佛鑑慇懃答審切其在徑山雖
居侍位佛鑑不稱侍者只呼爾老徑山後火
佛鑑作疏索鏝爾白圓明丞相適巨材珍貨
寶治之初承天寺火爾之鎮西國明驪爾來
一日中建十八宇凡檀信嚮應類之正和始
賜謚國師國師之號始于爾矣
賛曰余昔陪
文應上皇御几上堆巨編跪而閱之宗鏡録
全篇也其終有
寬元帝寶墨曰朕得爾師之此錄見性已了
宸奎爛然時余尚幼以爲慧日之於　齋者
也叅奉矣逮修此書見其侍　病之事益欽
眷翰之不謾矣建久之間　西公導黃龍之一
派只濫觴而已建長之中　隆師諭唱東壞尚
瀰于帝御慧日道協　君相化洽幾疆禦外
侮而立正宗整教綱而提禪綱蓋得祖道之
時者乎

論曰或言爾師辭佛鑑監付大明録曰宗門大事備此書于歸本土以是爲準爾携而歸故平副師屢聞于爾今此書不叙此事恐遺漏與曰是傳者之妄也蓋爾師歸時將來經籍數千巻見今普門之書庫乃外之書充棟焉其中有佛法大明録二十篇是以世人誑言耳予見其書謬妄之甚不可言矣故我通衡之中掇其尤若非之凡數十條又夫佛鑑老人揭叓中興正眼洞明寧有斯言乎只其

爾師屢閲群書其間或采大明之相似虛實談柄耳後學不委輙加佛鑑付授之言也今我舉通衡之一二學者擇焉

入理章曰有眞空有頑空空劫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為天地之宗此眞空也衡曰夫一大劫有成住壊空四中空劫者四之一也空劫之稱於是立焉蓋我教之中世界成壊循環無端前劫之末後劫之初也後劫之終次劫之始也是以前亦末也終亦始也指定

何時為空劫以前乎只其外境之內有混沌未分天地未闢等語吾門諸師取語於彼儒義於此儒言假談之類無定則圭堂立空劫以前為真空者皆從是而發言乎夫我門指一念未生時或曰空劫以前或曰威音那畔堂若取之又大惑也蓋真空者如來藏之稱也故楞嚴曰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堂分頑空真空者喜然指空劫以前而為真空者非也以謂空劫以前冥漠無相是

以名真空也殊不知真空者萬像森列不相妨碍不啻空劫成住壞劫常恒不變乃至衆生日用現行皆是真空裏頭之事也唯其不能無不知二字耳堂之言也乖戾甚矣工夫上曰自狗子話入知覺怗怙寧順便可以歸乎止觀又曰自狗子以歸乎止觀乃至行持自有序要須節節高去衛曰吾笑圭堂之言禪不知禪矣夫吾門狗子話幾級何階乎有何階級高止觀而卑狗話哉蓋堂未寃安止觀

乎我以其言視焉堂自曰初不知有止觀之
法後讀文粹得之於何發言之淺略哉堂不
學台教只見文粹所載之言爲能盡止觀乎
以之而言堂身於止觀必矣尚未知止觀何
其言階級於狗話哉夫止觀者智者之資以
見其行門者也精緻妙密實可稱焉然與我
鐵橛子之狗話不相似乎何也彼止觀各析
三焉所謂三止三觀也是即精妙之謂也可
以爲教門觀修之至要如狗子話何所析焉

乎何所觀焉乎請審析之焉觀之焉若可析
可觀者即非狗子話矣非鐵橛子矣文非教
外之謂矣若夫台宗之者不須吾藩籬只崇
自宗而發斯言我猶然焉堂已言大明吾宗
於世而賦於斯乘筆削何哉或言予之書引
天台止觀主修證儀爲言也予何彌然提
乎曰彼止觀修證之言者行相及治病之相
也凡諸三摩提皆一例也若夫拈擲之一事
吾猶分諸家之涇渭況所得之鳴溝乎雜記

曰楞嚴有大佛二字稱大洞明若此而後之
宗師但言諸佛何哉故是書言眞空寂照空
劫無相最初之佛則稱大佛衛曰主堂以前
處處稱大佛書至此謚成焉烏乎惜哉宋地
諸師不辨此書乎若聽其横行魔黨益熾然
則此書中有可采皆覺說也予撿楞嚴經之
大佛者第九卷曰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
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緜湣澄其精
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

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乃至口中好
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
眞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
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乃至
迷惑不知墮無間獄是堂之云爲大佛之文
也烏乎堂何見經疏闕乎此大小眞假男女
佛者修行之者遭魔魅之語也末代學者恐
逢此惑故如來深悲楞嚴會場欲罷法座迴
紫金山再告大衆說五陰魔事凡五十條堂

不見經巳見到此豈不辨魔境邪何其立以
爲大佛或後學乎蓋堂之書欲立次位設階
級件件昇騰故構大佛之言然無修多羅證
文見至楞嚴纔得數句欲爲自證不辨眞僞
不考法義惟文惟視取爲證實耳夫取經文
不容易也正宗正說之中猶有眞假二法者
吾佛之微旨所謂其義深遠其語巧妙也況
大小佛之言如來巳爲魔事爲阿難及未來
學佛之警式堂取之爲證何乎又不知巳自

墮昏坑還難諸師曰後之宗師但言諸佛何
哉是立大佛之宗貫之言也豈所謂迷而不
反者與又堂之大佛之義猶如大自在天生
世間及一切有情之計殊不知一切有情纔
歸眞覺也無大小也無眞假況男女哉至此
同一佛也誰爲大孰爲小乎若有小大非眞
佛也非大覺也堂強立一物置空劫前爲寂
始尊是下計也寧不屬外道乎功行章曰如
眞空一卷何嘗有二乘鄙俚之語自古迄今

學者惟習聞二乘境界久矣今須一振耳目
之儒可州自註曰正法眼藏之壽方是二乘
境界七百年來方發明二乘事此書大用是
尚未離二乘氣習衛曰予讀此書初怪笑至
此大權主室之在妄至於此也彼堂何爲者
乎善書發明何事哉自謂見佛果語有所得
而指大慧正法眼藏爲二乘境界何乎佛果
之於妙喜也無遺漏矣其正法眼藏者上處
章從上諸祖由露自證下無仮出世横亘故

字之曰正法眼藏中斥爲二乘者佛果亦是
二乘境界也欲高我書而不知卑其所親師
者乎我恐受糟粕者尚未幾於二乘哉然造
言曰七百年來方發明者乘事其七百年者
指普通而言也我毀堂之三寸耐幾許秘拔
乎嗚呼堂之稱發明者禪門之旨也而指祖
師西來七百年諸師爲二乘堂從何而聞
乎恐非達磨之所傳與七百年二乘事之言
何憑據乎吾法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知前

言則詭而得乎堂已言得於圓悟話是無師
承之歟也是以祖宗應度品藻吾宗世少正
見者矣此書編輯流傳者皆吾門之罪人也
度人章摠明四句曰第一二句權法也小乘
也第三四句實法也大乘也便言而曰五家
宗派潙仰獨未幾而無後迄今天下疑其故
蓋潙仰之大機圓相每以後二句爲重則初
學如之何承當哉此其所以未幾而遽絶臨
際無從獨能以前二句爲急耳如便捧便喝

奪人奪境至臨濟遷化猶曰誰知吾正法眼藏
向這瞎驢邊滅終始惟急於前二句學者之
見効也速自以爲盡其骨髓矣而後二句事
則未與之知夫是以一宗亘天下而後威衍
曰嗚呼御之笑權至此圖爲太愍傷此等之
儔也幾乎痛哉狂愚之如是膠固也夫以臨
濟爲小乘遷棄而不知大乘亦以其宗派繁
衍爲已人下果天下和多以潙仰早泯爲陽
春白雪唱高和寡者皆無擇法眼之爲也昔

吾鼻祖有言我見亦懸神州有大乘氣象故逾海待得來嗣堂之言臨際下宗說小乘事天下尤盛者臨濟也達磨何錯見而徒來哉吾亦思弊魔化堂附吾法而作此語欲毀壞乎不然何如是甚矣哉堂之所謂甚深之法皆卑劣淺易之宗長垂萬世豈如來之意而護法諸天受敕之謂乎堂以謂臨濟之人境奪膈驢滅等語皆癡播之句也可憐堂之昧於吾宗乎醍醐上味翻爲毒藥者堂之謂乎夫宗教之傳遠也其又有說矣世俗之起家者必有勤苦而後其胄繁矣我佛門雖出世之道而流化之迹不得不然矣是以吾法福智相資雙行耳其福或亦爲悲悲福一事而兩用也蓋我道之爲智也得悲益成故有悲而後智明有智而後悲通二者相合所以吾道流行也三世大士修福起悲也所以滋智也古來諸祖孰欠二事其間殊特者爲稱耳是以臨濟獨受茲稱焉昔百丈幷參馬祖

遵一喝三日耳聾是臨濟宗之兆乎大雄接
黄蘗潙山二子雖同禀黄蘗獨有吐舌之作
矣臨濟得六十烏藤爲破夏之歸省是潙仰
父子及諸家之所無也四海百世所以臨濟
之布濩者不其然乎而潙仰父子當其契證
之時非有子遺矣只其涵養不密自是所以
數出而絶也辟富家子受財於父其分者同
矣只其珍藏護惜者饗無窮之利散漫於縱
者不久而資竭是潙仰臨濟之異也而其護

惜者非慳悋之謂也散放者非分施之謂也
豈堂之所謂前後大小之謂乎昔禹稷契立
舜朝當時賢聖之質未見優劣也及其遺胤
建國夏商不如周長者稷播百穀之勤効也
臨濟之後又有楊岐黄龍二派黄龍一時之
昌也楊岐似不逮矣數世之後黄龍寢微而
楊岐益盛者何其主舍穀之所覃也堂之暗
識漫言法崇庫不足取矣或曰禹鑾力何建
九州其功非契之比然隻曆短於殷何哉子

之勤劬之談有戾乎曰禹躬受功報登極位
故短於商矣禹若不自有而貽後嗣其系授
之遠非姬周之比矣而禹以人臣一旦陟大
寶而亘四百載血食者豈非過家門而不入
竭力溝洫之大功太勞哉我博見三世佛記
其正像末法者不過壽命之二三倍蓰而已
唯我能仁氏正像二法逾壽者十數倍若其
末法者及來世六萬歳時矣比其命不啻千
萬倍焉是我牟尼老子奚受福之長久哉蓋

三世諸佛因修六度各有所長特吾世尊精
進苦修餘佛之所不及也其事見悲華矣法
華亦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
捨身命處是末法被六萬歳時之故也三世
諸佛平等一智其間不容毫釐只其悲福不
能無別又是因地之願修也故吾言流化之
遐邇者悲福也凡為法檀度者知悲福之所
因不有寂後斷佛種之患矣吾因徵圭堂氾
論此事以諗後學或曰釋迦有四等千悲福

之論恐不合也曰不也今之談者化迹也不
言四等矣又堂以道書並吾法而言其錯多
矣吾通衛中彈擊不寫文繁不録庶幾君子
涂指於此焉

元亨釋書卷第七

予奏釋書或曰子以圭堂楞嚴大佛事載
書有諸白介曰予論與堂乖矣曰何曰堂
之謂大佛者非第九卷云者也題首之二

字耶曰初予疑恐尭乎又思堂雖淺易豈
其然乎而今又有斯言焉不得不辨矣夫
題首二字不可破句三字爲句也蓋密部
在諸佛頂其一也其佛頂都有二十略
有五謂輪蓋光高勝也大字優稱也施諸
佛頂今首楞嚴咒者光聚佛頂也故於經
題云大佛頂其言於灌頂部録出者是也
堂豈不知之而破句取大佛二字乎然單
見寡聞世不鮮故贅于此矣

佛光國師
開山也

元亨釋書卷第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三

宋國祖元　宋正念
宋子曇　宋一寧
三聖寺湛照　禪興寺道隆
圓覺寺㫖元　東福寺慧曉
東福寺順空　南禪寺祖圓

釋祖元宋國慶元府人姓許氏高曾皆衣冠

母陳氏夢一沙門抱嬰兒與之乃娠母思煩苛欲壞胎一夕又夢白衣婦人告曰汝所孕者佳丈夫也好自保育其詞懇至母雖憂中而左右侍女又聞此言寶慶二年（本朝嘉祿二歲）三月十八日生時白光照室至于試周之日（宋俗迎見産朞月行試業猶如本朝三歲試問）父母列儒釋墳籍及百玩好作具見兒自爲見微笑而取佛書甫六七歲就家塾記聞應酬頴脫群兒性沉重偉雄雖兄弟婢妾不敢狎弄飲饌葷羶必避之

或見屠宰切于己十三喪父乃勵志投杭之南屏山禮堂頭北礀簡薙髮當年受具十四趨雙徑拜佛鑑一見許參堂迨于十七擯不出雲堂提撕狗子話一夜四更聞首座寮裏忽爾啓窻便作偈曰一擿打破精靈窟突出那吒鐵面皮兩耳如聾口如啞等閑觸著火星飛呈于鑑鑑更舉香嚴擊竹頌徵之元蹤應對鑑遷化下凌霄謁月石溪於靈隱閒偃溪於王几後寓飛來時愚虛堂棲鷲峯菴

元爾往來一日堂示禪海波瀾元溟涬然適
石帆雁林橫川三名衲之天台堂以偈送之
有相送當門有脩竹爲君華葉起清風之句
元入來堂舉示元元曰和尚此頌只是閑語
中間無些子巴鼻堂拈起頌子曰這箇斷元
欲進語堂劈面一掌元自是得句語三昧觀
物初主大慈元與渠有世系又兄事南山愚
講舊義往而依之發意撰淨者二載江湖高
其趣操一時躡井樓打冰牽動轆轤忽然得

無礙機用於是乎向佛性無佛性
語及香嚴擊竹頌又無餘蘊矣始識得佛鑑
妙手之深密時年三十六翌年里人萍鄉宰
羅季莊以東湖白雲菴延元元編蒲而居經
七歲母亡歸靈隱寧退耕席下居第二座大
傳賞似道聞元道譽薦于台之眞如開堂演
法爇香酬佛鑑之法乳居七歲北虜兵戈希
擾寺刹乃潛過溫之鴈蕩丙子之歲兵壓溫
境舉衆逃竄元獨兀坐堂裏虜酋將加刃頸

无不動迹一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
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劔電光影裏斬春
風群虜感悔作禮而去明年復四明天童一
環溪請歸第一座己卯之年吾建長虛席副
元帥平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
充遐招環溪授佛鑒法衣元拈起曰師兄世
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噁過在汝殃及我乃
披衣五月離太白六月著太宰府乃弘安二
年也八月到相陽平帥執弟子禮邀入福山

禮遇甚渥五年冬圓覺寺成命元為開山第
一禩開堂之日群鹿臨莚元為吉徵即名山
以瑞鹿示衆曰參禪須是打併胸中淨潔去
都情識中所重單單只將自己參取自己如
何參取自己既是自己因甚參自己蓋緣你
被知見解會日夜差排日夜纏縛不能得解
脫不能得出頭此是第一種牢獄你若要得
許多知見解會空蕩蕩處參虛豁豁處行不
是大徹大悟也是一箇無依倚衲子只要無

依倚處是諸佛放身捨命處又曰奉勸兄弟
若已得些子柄欛入手者於祖師公案言教
中透教淨潔主賓四互處先用後照處權實
相待處敲唱俱行處須是玲瓏八面始得既
得玲瓏八面了須是一時打疊教淨盡始得
若如此堕在毒海正旦上堂曰新歲鳳曆
下光庭山嶽齊呼萬歲聲主丈不知是甚麼
也來趂隊賀新正都道我雖栗栗杙杙稜稜
層層要與你東拄西拄橫撐竪撐撐撐拄拄

跳出鑊坑兒淵娌浪裏別有好商量先佛向
倰倸有作者之風其鎖口訣奇特步驟似寶
鏡三昧所世諸老此作妙處其詞曰諸佛如
門列祖的旨繼繼繩繩繩亘在空劫異尺同[illegible]
綱紐沉細緜密無縫罅括囊無遠兮非近
兮非邇磨無所遁無所倚橫亘十方竪窮
三際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具一切相合一切
義啓無所閉闔無所出無所從入無所詮
二兮非一一兮非二用則雙用置則雙置

處即宗如身影爾世尊拈花達磨分髓
南嶽百丈臨際楊岐白雲圓悟妙喜道宗庵
巷五十一世或關或塞或擒或縱或順或逆
或淨或穢或明或暗或行異類殺佛盜鉢或
流嶽斑如師子筋如象王鼻如天鼓聲如鵰
馬尾百千條緣何沙妙侶出常套詩三昧法
戲漢蕉痛悲希無縱施施見絕間絕情絕覺
目放目收控惡馬嗇曰錯曰綜兼寬正宗前
攝空嗚風行壓寬龍蛇天淵迷悟金屋不入

北宗從師禮讚禮塵菴塔偈曰悞入桃源溪
處路灼然流水隔天涯一聲雞唱千年後差
卻劉郎舊唐花淨泉驟猿啼萬里吳江萬里
天盡排客恨送歸舡一聲分作三聲了誰言
巴山暮雨前禮密菴塔曰護訴砂盆重似山
不施三拜也應難黃金不鑄黃金像松祈相
爭祇夜寒與老毋守歲曰風攪長林雪滿
寒藤無寄倚空桑誰知戶破家殘處添得
畀客夢長顯虎邑回曰獨坐枯木嵓一嘯風情

悄衆生界未空我心終不飽元謂徒曰我初
不欲來此土而有此子因緣故至焉我在宋
禪定中嘗見神人峨冠偉服手執圭皃挺特
告曰願和尚降我國如是者數矣我不省何
事然每神人至先一金龍來入袖中亦有群
鴿子或青白之者或飛啄之態或上膝上
亦不測由及入此國一時有人語曰當境有
明神曰八幡大菩薩威靈甚新師已棲斯界
盍詣祠燒香一遭予因此至八幡宮視殿梁

上有數百木鴿子問之對者曰此神之使鳥
耳故偶焉予即知定中之峨冠此神也老僧
到此不偶然且汝等造老僧隨質膝上之鴿
子及金龍以應往年之讖又曰吾又夢矣師
說法徑山法堂上我倶衆預聽忽座前西北
隅蠟燭燃火落拜席東南角其光甚熾照耀
四方老僧夢中成一頌曰百丈當年捲起時
今朝欻地自騰輝火星迸出新羅外不在東
風著意吹從後無所測及來此國大守一日

寄與達磨像老僧讃其賛先師手澤也末句
曰王在東風著意吹初省先夢耳四年春正
月平帥來謁元秉筆書呈師曰莫煩惱師曰
莫煩惱何事元曰春夏之間博多擾騷而一
風纔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爲慮也果海虜百
萬寇鎭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没初元在鴈山
定中觀音大士現形曰我將紅來取汝乃云
日月二字元起詣像前卜籤亦得日月二字
此日熟看作鎖口誠就筆而成文不如熟視

床寝息有一人語曰百萬虜寇天兵助順豈
不勝耶元夢中問曰何爲有此語對曰佗日
自見元覺後把筆於鎖口訣中加八字曰箭
擲空鳴風行塵起先三年平帥携繊紙乞法
語元書鎖口訣預識師不忝也寇平後帥問
曰海寇風蕩和尚自何先知乎元笑曰更過
兩年說與大守然又鎖口訣中已寫呈了後
三年平帥卒九年八月元語首座照無象曰
吾有一事辨在季秋照曰何事元笑而不答

月末示疾九月三日親書遺書別太守及諸
方士處數通晩以偈示衆曰諸佛凡夫同是
幻若求實相眼中埃老僧舍利包天地莫向
空山撥冷灰亥時更衣端坐索筆書曰來亦
[illegible]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師子現百億毛頭
師子吼置筆而逝年六十一臘四十九元晃
儼麗顧眄可法平居不飾衣而又一被上綴
伽梨供夜分其精進類此諡佛光禪師
賛曰昔百里奚在虞虞亡入秦秦興用與不

用之異也佛光生襄宋狼狽之時其道不振
矣所據只邊鄙叢爾之刹又或旅于人矣乎
師居極文之位齋輸吾道是以匣轉非常非
二三殺皮之比也於是乎高蹈上藍盛倡其
宗見風傳之幾兆諭原乎於元哉嗚呼二國
之興亡者用舍之一翁乎
○釋正念宗國永嘉郡人也自號太休初參光
東谷聞徑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
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話有省述偈呈谷曰

右軍王羲之草聖宮商諧平佛榜濃寫
四賢詩後謁月林谿澗逢磨華熊耳因甚
集嚴四歸對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淺打一
拂于後當下狂解氷釋咸淳六年垂乘商船
入此土文永六歳也至相陽建長隆蘭溪待
以高賓副元師平時宗鄉道挈命主禪興精
藍親香證石溪之法乳次移建長壽福圓覺
上堂曰禪禪無聲無臭非方非圓遠在何沙
國近則口皮邊不可口授只要心傳謝檀普

通年遠事祖師元不離西天福山提綱曰無
心應物風行水上自成文匪念應機箭在的
中非爾力而況寒巖枯木逈絶餘息報緣虛
幻豈可強爲蓋以時緣逼迫直得廻避無門
是知祖祖傳心燈燈續焔佛法平等了無高
下譬如春入化機萬卉千葩高低向背各各
不同隨見取舍互有得失然衲僧家或卷或
舒或出或沒自知時節不落情量諸聖著眼
不及覓外擬心即差雖然新長老到這裏只

得鐵作面皮大開笑口且道笑箇甚麼良久
云堪笑白雲無定度被風吹去又吹來示衆
曰從上諸大宗匠開普露門垂示機語截鐵
斬釘除疑破執如盤走明珠不住中邊擊塗
毒鼓遠近俱喪所以道宗乘一唱三藏絕詮
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此吾宗本分事非權立
漸次階梯也蓋緣此方緇白素尚教理十常
八九於達磨直指之道未深信受間有入此
宗根本不明解過謬多生異見總謂教門
有所據宗門無所依遂乃廣尋文義意識分
別如水中捉月鏡裏求形卻將諸祖覿面提
持越情離見底機要隨語生解穿鑿理路逾
相印證更有一等執平實無事撥心待悟者
況請聖大解脫門唯過量人乃能徹證要須
玄路絕聖量盡如沖天丹鳳翺翔碧漢出海
獰龍興騰雲雨若不爾者皆依他作解記問
傳習認目前光影隨逐聲色墮斷常坑塹互
入邪途念住禪觀夢想音大士告曰逢強則

佛源
建長
大通禪師

止念覺莫測後十年由建長移龜谷仰見額
有金剛字始明聖讖則鑿西南一巖刱壽塔
刻補陀像洲指方正應二年冬寢病于鹿阜
十一月益輦遷正觀寺二十九日集衆入室
晦執筆書曰拈起須彌槌擊碎虛空鼓藏身
沒影跡日輪正當午放筆而化荼毗得設利
諸徒収龜谷塔諡佛源禪師
釋子寔宋之台州人徧遊叢社普參名宿適
於石帆衍公處止奔馳文永之間觀光上邦

一山國師

崇峯之兩福山之陰闢敞軒以待之紀綱
而歸正安元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平副帥
貞時待以師禮延居圓覺大伽藍最規畫齋
袖手以移錫建長復治元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感微疾而化諡大通禪師
釋一寧號一山台州胡氏之子也幼投
鄉之鴻福寺無等融下又參天童簡翁千處
崇業台子具戒已而徧參天童及育王
頭蔣山簡翁又依育王之珍藏叟而借其

來及明州[illegible]頑極[illegible]相[illegible]首座[illegible]門朗
而欽[illegible]之好謝[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作之[illegible]
法與久[illegible]偏[illegible]與之[illegible]諸[illegible]
深詩竟達元[illegible]印寺者供識元
極也居十歳移補陀山永仁六年我商船[illegible]
明境初至已[illegible]元[illegible]
瓊力風波破蕩元主[illegible]不止[illegible]以
我鄉[illegible]
宰府正安元年也副元帥平貞時[illegible]

豆州或稱寧道譽副帥元重祖道此冬延主
巨福之席尋移圓覺淨智正和二年奏圓規
菴化龍山初建治太上皇聞寧德望屢欲召
見不能政元帥府從寧起上都秋入寺上皇
幸山問道密遇隆渥從實陀指山門曰海
德[illegible]鍾[illegible]鉗莫是入理之門麼　寧曰拱網
曰一向恁麼去煙水連天二向與麼來塵埃
滿面直得去來不以動靜不以心猶是普
請邊事未出常情山僧昨日十字街頭高提

祖師心印出世出世間諸法一印印定直是法
法無瑕今朝白花嚴前敬揚古佛家風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在處便見頭頭不昧一
十二面具眞耶挹三十二身東倒西擂眞應
會得皇恩佛恩一時報畢良久云　天人群生類
皆承此恩力並往福山謝雨席者普化
成襯隨濟珍重下去揭此辯佐慈明時出叢
語是皆碔砆之質豈為瑚璉之材福山者裏
左眄則冰清玉潔右顧則虎驟龍馳機鋒閃

星電號令鼓風雷山僧纔得放憨癡閑看峯
雲自去來雖然莫便是福山為人處麼良久云
妙舞莫誇迴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　文保元
年十月窺殘上皇時時開使二十五日上表
告辭又書偈別衆曰擲行一世佛祖吞氣
已離綜虛空落地吞然化年七十一上皇幸
寢室嗟惋何羨宸奎賜同川之號
其曰念也悟解絶眞事也號令嚴整正也波
瀾浩瀚三師皆宗地之彥而此方之英又吾

三聖寺開山也

道之所因也矣

釋湛照號東山備中州人從遊講肆聞慧日之熾化更衣謁之日許入室弘安三年日歸寂顧命領東福照避于諸徒四年藤丞相以日之諡聖請照不得已爲第二世然而退纔圓法歳而已照仰開三聖之禪苑乃移爲正應帝詔入宮問道照攉萬壽常賜寺産四年秋八月入盗伺尊室寧順而化闍維収骨第七之朝其徒泪々分骨者開函舎利粲然不可數也初念大休計至或曰大休火浴流舎利奇哉照曰然我又作時費子之奇哉一詞耳至此世欽照之先知焉塔于圓通寺賜諡寶覺禪師

釋道海號桑田播州人初習教部屬蘭溪之煽化改服而謁依附者久已而應世相之東勝中間或隱或顯又起董淨智禪興大都嚩千領衆動即舎去晩屏居亀山菴延慶二年正月八日滅荼毗得舎利百餘粒大如菽者

數顆小者如粟諸徒埋福山西來菴側
釋照元無爲洛城人也早摳衣於聖一之
室又優游大覺佛光之門初瑞世筑之承天
辦香記初友也繼移都之三聖東福相之端
鹿應長元年春仲因病辭圓覺萬寶滿寺五
月十六日書偈化闍維收骨灰中舍利數粒
諸徒驚嘆其中確識者曰諸方舍利取侮者
有諸況此小數悉例浮矯不可聞也後數日
分骨於城之塔所揭蓋五色燦爛落骨片皆

爲粟黏諸孤相顧嘆異至此不得匿也初
拾骨時諸徒取之者數十人皆各襲藏於是
乎啓緘亦成作舍利或金骨如琉璃者有之
其上皆黏舍利或數寸半骨半珠短長片屑
逢形爲玉又綴舍利皆能分散增益元之徒
慧泉蘊骨及諸徒開見泉亦披之無舍利諸
徒笑曰子之矯傲也我師身後尚有意乎泉
大愧即對骨燒香禮懺經數日爲舍利府屬
婦人有惡死者聞元之舍利感異欲見之然

拘忌諱未果也緣紿傳聞自恥癡惑乃今此
丘善巣取來梁棟至骨片蚌蛤婦人生難遭
思親手把玩掌中忽落二一兩顆舎利婦人起
立作禮懺悔見之暁矣塵峯門側有老嫗就元
徒得一粒剖蓮實盛之聽分增之事思念我
舎利亦益乎便開見蓮殼坼裂衣爲數十粒相
陽管內傳爲奇事

賛曰舎利者孔老之書無聞唯浮屠氏而已
講徒寡而禪者多矣我國上古希而今世滋
矣我聞舎利者戒定慧之所薫也宜乎孔老
氏之無之乎而講寡禪多古希今滋何乎近
世舎利或有竊議者三師余之所親見而不
容僞也或問經曰輪王死則舎利宜四衢道
令民盡來供養輪王只說世教孔老又說世
教何其輪王有舎利而孔老無乎對曰輪王
之教博而孔老之化狹矣舎利之有無者教
化之博狹乎

釋慧曉讃州人幼上睿山學台教更哀聽律

於泉緘玉幾謁爾公於慧日服勤者數稔矣又泛舶入宋周旋二浙既依雲希叟於瑞岩一日室中舉百丈撥火公案言下有省遂附商舶而歸痛自韜埋學徒從空閑寂寞之濱者多正應五年承大丞相鈞旨主東福之香記爾師之乳也其冬夜小參曰胡地抽不笋京師出大黃達磨失巴鼻衲僧沒商量咄咄當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謝秉拂上堂拈主丈云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用且問主丈子

消什麼功用下云一我有四種妙用其第一節節放大光明顯示無上道甚深微妙超有無不住中道第一義其第二節節現大神變堂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言語不可思義其第三節節具大手段把須彌筆舒虛空紙寫一篇章文皆彬彬其第四節節出廣長舌轉無盡藏法輪九轉右轉橫轉豎轉自由自在金無巴鼻便召大衆云要識取主丈子麼擲下云吾無億千個初貌在杭州北虜入境曉

罹虐獄一心念觀音忽大悲印像在肩上曉
心顯焉以故免刑其歸來持見今在塔所其
居東福一冬無帽侍僧曰師盍置帽曉曰無
貲僧曰乞報知事曉曰一帽幾直僧曰半千
曉曰半千者可助我香積四分之一不可剋
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化栗棘菴書偈別
衆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更問如何如是如
是謚佛照禪師
賛曰予讀曉師挽希叟頌輒上月坡明心書擘

尾載撥灰事畧曰已卯之歲因此而言曉之
於希叟不爲無得也然嗣香供養曰何哉大
抵師資之間不可容賊者古多在焉丹霞雲
門之類是也曉亦或有似乎近世執道柄者
渾居華殿受謚寵寫也甘粘從又可稱矣
其辟帽者我與慢丈之靈其並按焉
釋順空姓源氏號藏山初父夢沙門語曰寓
宿得否父拒之沙門强之問名對曰寂照覺
後于委何人自是妄蘇氏有男子適父發鎮西

赴鄱舩次備藝之海濱空生舟中天福元年正月一日也國俗見生三朝試問先身多有言也父母問空對曰圓通大師父謂此名遠昔夢彼此徒爾耳經旬聞倡妓歌曰寂照入炎宋號圓通大師於是乎其父始信夢語之不虛焉早投水上山榮尊者東福之徒也尊餞省福携空而行自福曰此子非吾泥中物也願泝于龍門福笑而納之服侍三歲聞蘭溪之道與欲一瞻禮乃辭尊曰之相陽溪

一夕夢得蒼龍言旦謂徒曰今日得衲至空果告謁溪以爲青華嚴之兆也命領紀綱平副帥勸空游宋國時閒僊溪擇徑山接單位於海衆明年溪寂班荊叟自靈隱來居主席踰年而化肇准海來又如荊叟之去就空歷三老參請不倦又挂錫訪月斷溪於越之東山寧退耕於明之萬壽葉西巖住太白峯道價高東浙空遷而附巖老而倦誨策以思溪之翠石林五峯之師友如而依焉空周旋吴

越者久本鄉舶便至辭林徐送偈曰十載中
原一棹還碧琉璃外更無山和舷三下知誰
會自作吳音唱月彎風帆無恙再覲慧日
職以記室文永七年開高城基趾而居乳香
供慧日尋而移承天正安二年鈞命主東福
大道場居五歲解印浮游京甸其上堂曰山
房夜雨曉來晴風葉飄零自接聲夢破小窓
室生白不須雞唱報天明云 良久 直饒恁麼會
猶是較半程又 拈主丈云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眞云 拈丈 主丈依前黑黝黝中秋曰吾心似秋
月碧潭淸皎潔云 拈丈 良哉老瞿曇止止不須
說云 卓一下 打刀須是鄧州鐵延慶元年五月九
日書偈化於雙輪之巻居壽七十六謚圓鑑
禪師
賛曰嚢予侍圓鑑於慧日從容問曰師游宋
地謁諸名宿不知其中誰爲最乎對曰偃谿
西巖我只仰望而已未敢知高低荊叟東澗
就而日夕唯石林老友於當寺主者思義甚

禪海波瀾吾雖不得而盡論洲傍諸僧打浮
泳我昔辭耕牸告曰小參雖宗訓文自有矣
法子歸故里應唱宗乘妙叶之一路不可亂
做也即與二箇今猶不失乃出二一紙曰子自
擇焉予披之看材之親書迦容主曰撥著師
錯鐵牛倒斷黄金索不擬猶無摸手還同萬
仞崖這裏一咬便断如花開鐵樹似暴迸石
頭無陰陽地健自實閑亭東山前一片
松根竹節未曾聞者在一書 拈主丈云 不得謾過

潮界際夜曰似地擧山不知山之孤峻風掌
金網趨霄漢以何斯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
瑕蛇護神珠蘊風雷而未發識使翔霄漢
鼓蕩風雷聞者震驚見者眩惑也只聞地
可可地豈不見僧問洞山年窮歳盡時如何
山云寒寒門底野狐見云 拈拂 鯨吞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予誦二篇者久欽法格之峻嶺今
書于此為學者之標準又見個及小參拈材
之期鑑之不淺淺也矣

釋祖圓信州人也甞規菴幼歳投相之淨妙寺出家屬佛光之熾化于福鹿往而依焉光器許侍内記弘安九年光寂圓卷襯入洛都謁佛心於慧日初副元帥平時宗見圓曰子他時必行法檀度而不有財檀不成敎乘名句豈非法財乎子之禪檀不可不貨殖于時心挾講譽故就焉心主龍山拉圓行屢稱於文應上皇正應四年冬心没上皇召圓繼席時圓在巨福踰年入寺歳三十一嗣香記佛光之乳也冬至上堂曰烏兎奔忙不改舊時光彩乾坤寂爾猶涉造化斡旋竪拂獨有這箇截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還委悉麽擊禪床下座謝頭首秉拂拈拄丈云冷直秋波凝不流幾人來結死怨讎丈靠羸來依舊掛虛壁一任寒光射斗牛臘八日六年睡熟雪花堆透骨寒來憂始回滿握夜光耀天地何須按劔立空階圓妙年英邁上皇晨昏參請一夕源僕射有房寢中心動忽起思惟我豈有之乎恐宸

哀有虞乎乃馳入時上皇在龍山之下宮有
房有急劇之負上皇兀坐如愚問曰卿何中
夜而至乎有房奏事上皇笑曰今日與圓舉
論宗門圓徹詰抑遏不少假也朕旗靡陣披
是以胸懷梗塞未能釋也如卿之忠襟與朕
通乎有此感來也有房抑頭曰陛下夙受佛
記善聞思修然陛下聞思因圓師激發也臣
之愚忠又因陛下感發耳上皇首肯初佛心
領龍山宮殿樓臺未有梵製及圓一新大殿

法堂雲堂庫院山門檀林凡叢林當有者具
體而成正和二年暮春寢病四月二日辭出
偈曰一躍躍翻黄鶴樓一拳拳倒鸚鵡洲臨
行一著元無別黄鶴樓前鸚鵡洲圓大室之
東偏手植篁竹臨亡之時竹葉委白經二三
日復青云

賛曰祖道之被日域也五傳不續矣千光之
後匆間出焉然化洽相將
宁扆薄矣覃佛心　闢龍山雖領

宸衷未安矣圓公以英妙之姿當咫尺之威豢馴一鮫龍指撝鵷鷺宗門之光晃煜雲衢假如圓也庸才謏識取侮於講儒相道殆廢于草澤矣因之而言圓其祖道之益乎



元亨釋書巻第八

